

說話一種

說到底，今天這種日子，我不是主角，林也不是。

主角是個姓陳的。姓陳的是我公司同事，但他已經死了——所以，我想，或許應該說「前同事」？

陳交遊不算廣闊，做起事來很務實。他生性節儉，或者可以說，太節儉了。去年夏天，路過五十嵐我借他的錢買了杯珍珠奶茶。後來，大概一個月吧，我們部門專案將告段落，大家互相道賀，詢問要去哪裡慶祝，或者乾脆主管請飲料吧。這時，陳冷不防抬起頭來，將手指向我，說，「給我把錢還來。」像鬼一樣。

現在，他真的像鬼一樣了。

陳登山死的。而且不是大山，郊山。新聞報了幾報，說，陳因臉書社團培養了爬山愛好。他的 iPhone 11 手機裡，除有山難發生後撥打電話的通話紀錄，照片 app 還存放各種他隨手拍下的風景照。當然，新聞不會放過那張估計在他遇難時間附近拍下的最後一張照片——一個模糊草坡，照片中央被以魚眼效果放大、一截扭斷花莖的咸豐草。新聞只差沒有這樣說：他就死在這裡（而且死得其所）。

令我感到意外的是，原來，陳也是三峽人。

我已很久沒有回來這裡，三峽並無太大變動。我感到，這樣平靜的時間地點，興許會發生一些什麼事。畢竟這一切都太剛好，簡直就是為了故事的開頭而生。

然而其實，也沒有真的發生什麼大事。

至少，遺照沒有歪一邊，死人沒有爬起來。這種太怪、太超現實的事情，都沒有發生。至少，在這個故事裡不會發生。

發生的是另外一件事——在這位前同事的喪禮上，我看見了林。可以這麼說，在今天以前，我沒有想過此生會再遇見這個人。或者可以說，在別人眼裡，我的表情，大概就跟看見死人沒有什麼兩樣。

同樣是夏日——如果你忘記，我是指與我借陳的錢買飲料那天相同——但更久以前，三峽河邊梁老猴開的暑期班迎來數年一度大豐收。起因黃媽媽家裡小孩準備升上小學三年級，想差不多該專心唸書，於是藉家長會長名號，把一小二原班人馬全給拉進這間詐騙集團。

梁老猴發明了一套記憶術。

她號稱，可以讓十歲不到小男孩小女孩，像電視上完整背誦一本《朱子治家格言》的天才兒童，甚至更強——你想倒背圓周率小數點後兩千位？梁老猴掛保證，用她那套準沒問題。

原理是這樣：記憶就是感覺。

你以為，雜亂無章的事物無非就是要靠理解，才能有系統地掌握？大錯特錯。錯到什麼程度？大概就像地心說之於日心說，那樣錯。

梁老猴說：「我們一直以來，都使用錯誤的模型來理解記憶。記憶並不是去調取資料庫中的檔案，而是真真正正地『看見』時間。」原理說完，若還有人不信；那麼，她會微笑著，請出她的得意門生示範這記憶術的威力，而那門生將一字不爽誦讀指定材料，千真萬確，任何人在現場，都會這麼認為。

這當然是假的。

我會知道原因無他：我就是那個傳說中，可以倒背圓周率兩千位的孩子。

兩千位什麼概念？如果和金氏世界紀錄相比，當然差得遠了；但是，世界紀錄充其量只是虛無縹緲的概念，讓那個印度人繼續保持他的紀錄吧。

兩千位，與記憶的極限無關，而是精密計算的結果。

梁老猴會在表演開始前，交給各位家長一張印滿數字的 A4 紙。我身後的超大電視，會呈現目前背誦所在的位數段落。最後，也最重要：我將以均勻語速，在十分鐘內攤平兩千位數，在觀眾失去注意力前，結束整場表演。

梁老猴聰明就聰明在這一點，她告訴我，「你要知道，沒有別的，最重要的就是注意力。」現在看來，這說法簡直含有某種超乎時代的先見之明。

只要掌握了注意力，你可以說服任何觀眾，讓他們相信任何事。

當家長的眼神聚焦在白紙、電視上，他們就不會想到梁老猴的眼鏡，正好反射了螢幕上的數字。因此，在那間補習班眾人圍觀而我唸讀圓周率的場景裡，梁老猴意外非常誠實——我不是記住那些數字，而是趁眾人不注意時，清楚地看到它們了。

§

依舊是那年夏天，一串新生就這樣被拐騙進來。他們且度過在這集團的第一禮拜，從而熟悉這裡的環境與規則。

安親班上下共兩層，自二樓落地窗往下看，便能看到路旁因夏雨漲起的河水。河水潺潺流動，像國語課本用注音標寫的兒歌：歡樂地流過田野，欣喜地穿過城鎮，蚱蜢也為她歌唱，夕陽也將她染黃。

這些溫柔兒歌，令人難以想像同一條河在十數年間，曾溺斃一個個與我年紀相同的小孩。這話是有點扯遠，但其實也不算太遠——三峽父母不明講，暑假一到，自動自發找覓暑期班，把孩子穩妥放好。除了黃媽媽冠冕堂皇的理由（「小孩也該念書了吧！」），這種行為隱含的深意是：否則，你怎麼知道他們會跑去哪？

「所以囉，我才來這。」林這麼對我說，「我媽不放心讓我爸來顧我。」

在林這麼說以前，他已經說了非常多。

至於他具體說了些什麼東西，現在我全忘了。

印象所及，他就這樣突然出現在我面前，莫名其妙地介紹起自己，並且拉起我的手，說一堆我沒聽清楚的話。他真誠得怪異——我沒看過像他這樣自來熟的人。

「那你為什麼來這？」他抬起頭來，眨著眼睛。

「你沒看到？」我頭朝那台放映圓周率的大電視輕歪。

「那，那我也可以記得這麼多數字嗎？」

「梁老師第一堂課怎麼跟你說？」

我早就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了。

梁老猴會說，「從感覺開始。」意思是，把記憶中最「色香味俱全」（這當

然是她的原話)的那一段作為目標，在你平凡的現實生活當中，用盡全力還原它：「一開始，你當然只能像翻找資料那樣去記，像以前那樣去記。可是漸漸，當你越來越熟練，這段記憶就會徹徹底底被你抓住。」於是，經過一番長考，林點了點頭。

這後來變成我的一個小技巧。

當林造出難以回應的句子，我就問問題，提醒他梁老猴說過什麼；這樣，我們就不必談論原先的話題。

這樣，我就不用說謊。

§

而那年夏天，暑期班就這樣順利地進行下去。

我不常去隔壁教室聽梁老猴開的課程，因為我早就知道她會講些什麼。

不過，第二週，梁老猴請我到那教室裡去「看看」。

「你不用做什麼，就來『看看』。」她微笑著說。

梁老猴怎麼說，我就怎麼做。

她沒有逼迫我，甚至也沒有利誘我。她將輔助教材發下去，請大家繼續「感覺」的時候，我就沿著桌椅的過道邊走邊看他們「感覺」。我站著，而他們坐著。我感覺自己異常巨大。當我經過這些跟我年紀差不多大的小朋友，他們一個個豎起脊椎，整個人繃緊在一起，彷彿身後站著一個無法理解的東西盯著他們。

當時，我無法完整理解梁老猴要我去「看看」的用意究竟是什麼。

現在，一切清清楚楚，清楚得難以推託。

我不能說過去的自己對這些事毫不知情。儘管能夠想像，有人將如此維護我：「他還這麼小，怎麼可能知道……」然而，事實並非如此。

我知道自己的每個動作都做得恰到好處，我感覺得到自己前進時保持恆定的速率，我且有意無意，使自己每次落腳，襪子、腳板與地面接觸時，都準確地發出一聲輕響。我知道那意味著什麼——精密計算過的優雅。我唯一能提出蒼白的辯解只有：我不知道這優雅是為了什麼。

「你們要知道，」如果是梁老猴，她會這樣說：「記憶其實就是感覺的排列。要記得準確，就要控制每個開關，把它們串起來。」要等我長大一點，念大學的時候，才發現這段內容，其靈感完全截自某本計算機概論的教科書。這事對我造成的震撼可以這樣描寫：原來，知識是可以以這樣那樣的方式組合、排列，從而進入一個人的腦袋。

至於如果是林，他會這樣說：「你到底在幹嘛呀？」

他會在我經過時，戳戳我的手臂，表示他並不明白我為什麼在這裡「優雅地走」。

這時，我就要他想想，「梁老師剛剛怎麼說？」

§

暑假過了一半，根據天氣預報將有颱風經過。

當我站在二樓，眼看補習班旁邊的河流水位持續升高，忘記自己正在想什麼的時候，林拿著一張 A4 紙朝我跑了過來。我知道那張紙是什麼，所以林天真搖晃紙張的畫面，在我看來頗為殘忍。

他說，這個暑假也許就可以背完兩千位。

「你現在背了多少？」我問他。

「還沒開始。」他說，「梁老師說，只要基礎有打好，接下來就很快。」

基礎——梁老猴的標準話術。

「然後？你打了什麼『基礎』？」我不知道我為什麼問這個問題，也許沒別的好問了。

林清清喉嚨。

第一週。林上完課，不知道什麼叫做「色香味俱全」。所以，他去查了成語字典。成語典說，「色香味俱全，形容食物的外觀、香氣、味道皆佳」。他想，記憶跟食物有什麼關係？

第二週。林終於搞懂了「色香味俱全」。原來，他要做的事，其實就是去想印象最深刻的事嘛！到底講義為什麼要說得這麼複雜？我問他為什麼不乾脆來找我，這不是問一下就好的事嗎？林回答我：「啊我問你，你也只會說梁老師怎

樣啦。」我不知道怎麼回應，因為他說得也沒錯。

第三週。林說，他嘗試把他「印象最深刻的事」和「想要記的東西」放在一起。實驗發現，梁老師說的果然是真的。他發現，自己終於記住以前很難記得的東西了。

……蛤？

我沒有說謊。當時，我就這樣大聲「蛤」了出來。

林看了我一眼，說：「你蛤——是因為覺得我很笨嗎？」

我並不是因為這樣懷疑林的故事。不過，若要誠實地說，在當時的我看來，林確實有一點笨；或者這樣子說，在當時的我看來，任何相信梁老師的人，確實具有某種可貴的天真。

「不是。」我說，「是因為這個『基礎』聽起來很爛，而且你根本什麼都沒說。」

「噢。」林揉了揉鼻子。接著，彷彿提起一件並不重要的小事，他告訴了我那個所謂「基礎」的東西，其實是這樣：在家裡，他爸毆打他，把他揍得半死。

§

我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
林開朗地笑著，彷彿炫耀一個他好不容易找到的方法。

然後，他向我描述他被毆打的那個房間。

事實上，他拿著那張 A4 紙，一邊用手指著數字、告訴我他的計劃：「跟你說喔，我要把『三點一四』放到床邊的盒子裡面；『一五九二六』放到盒子下面的抽屜；『五三五八九』放在第二格抽屜；『七九三二三』放在抽屜和地板中間的縫縫。」林指數字的食指停了下來，他說：「就在這裡。」林的爸爸拿皮帶，一下一下把他抽打到地上的時候，他就看著這個空隙，發上一陣很長的呆。

然後他繼續下去。

八四六二六，書桌桌底，他挖完鼻屎會偷偷把鼻屎黏在上面。

四三三八三，木紋地板接縫，一隻小蟲爬進去，忘記怎麼爬出來。

二七九五〇，衣櫃旁邊，牆壁，一團紅紅血漬。

二八八四一……

在林的描述中，他的房間到處都是可以放置數字的小小隔間。

這些隔間再普通不過，一般人很少想到要去看它們，也沒道理把它們當成太重要的東西。林以各種角度觀摩這些位置，就好像把空氣一摺，又騰出一個新的空位。

這些魔術究竟如何發生？

長時被迫注視，在空間中的曲折位移，其實無非一個孩子被毆打時——想像他是一個點，這個點在房間內奔逃的路徑。

我沒有聽完林如何在那小小房間內指派完兩千位數字。

我並非忍受不了那幅畫面，而需要把目光暫時移轉開來。

恰恰相反，這是因為聽著聽著，我竟開始感到恍惚，不知道林講到哪個數字了——「他說的故事實在太無聊了。」我清楚記得，年幼的自己在心裡歸結出這個驚人的評語，「你這樣不對。」我且聽到自己這麼說。

林抬起頭來，數字的數算中斷了：「哪裡不對？」他問。

§

到後來，我才發現，梁老猴列印這麼多講義，搞這麼多花招，嘗試在暑期班教會我們，沒有別的，其實就是去說一個好故事。「而一個好故事的標準，就是能夠讓人聽完還記得住。」梁老猴老了，但在網路影片裡，變身「故事教練」的她說話，還是這麼有說服力。世界就這樣被她解釋得一乾二淨，從過去到現在，道理沒有什麼變。

「哪裡不對？」而林仍在那間二樓的教室問。

這時候我應該做些什麼？

我是否應該坦誠，別說兩千位，其實那張紙上一個位數我都記不得？

我或者應該指出，雖然林並沒有按照梁老猴的做法去做，簡直大錯特錯，

但這也沒有關係，因為說實話，這些都是假的？

我或者可以這麼做：一把奪過林手上的紙，然後咚咚咚跑下樓，跑出暑期班，在颱風將來、飄著細雨的三峽河邊，上演一場你追我跑的橋段。這時，林會在我身後大喊：「給我還來！」然後，我一言不發像觸發敏感神經的孩子，一路在雨裡一直跑、一直跑，跑到累了還不停，鏡頭特寫我手裡的濕掉爛掉的圓周率，畫面逐漸淡化切出？

這些事都沒有發生。

「哪裡不對？」林的問題還掛在那裡，時間停了下來。

「梁老師……」

「嗯哼。」林打斷了我，「我知道，你只會說這個。」

他聳肩，席地而坐，雙手捧起滿是數字的影印紙，眼神一行行掃視，不再說話。

我搖了搖他，說，「好啦，不要鬧了。」

林沒有回應。

我轉過身來，說，「我要走囉。」

林還是沒有回應。

先前那個捧著一堆問題來找我的孩子，完全靜下來了。

我知道這裡發生了一件非常之事。林不是變了一個人，而是彷彿一個瞬間，全數問題在他看來都被解決了。他唯一要確認我的回應，也正如他所設想沒有出現任何差錯。我感到一股陌生的恐懼。

事後看來，我其實不知道當時的我到底害怕什麼，感覺難以言明。

害怕說謊？

害怕面對問題？

還是，害怕林不再理我——可以是這麼簡單的理由嗎？

我做了一件事。

事實上，這也許是這個故事裡我做的唯一一件重要的事。

我對林說了一個故事的開頭。

我說：「我有個朋友死了。」

然後，林抬起頭，看向我。

§

這是真的。

剛升上小學那年暑假，我在外公家的電視上看到了我最好朋友的照片。

一個不認識的中年婦女手捧那張幼稚園畢業照，哭得奇慘：「幫幫忙，幫我找找我的兒子。」女人喊叫著，音量大到我媽一邊找遙控器，嘗試把電視音量關小。我媽和兩個阿姨正討論著這年夏天可以去一下「滿月圓」，反正喔，也沒其他地方可以去。

「哎喲喂！」我媽看到電視，說，「是三峽餛。」

「哎喲，對餛，對餛。」另外兩個阿姨也附和道。

我以前有時會想，上電視是一個什麼樣的經驗？

那些在綜藝節目裡跳呼拉圈領紅包的小朋友，在幼幼台跟著大哥哥大姐姐跳舞的小朋友，到底，他們是怎麼被選上的？我身邊沒有人上過電視，所以我從來這樣以為：大概這些人其實並不住在一個真實存在的地方，像三峽，而是一個叫做「電視村」的地方吧。

結果？現在唯一上電視的朋友，還真的失蹤了欸。

整整兩個禮拜，我走到哪裡都會看到朋友的失蹤啟示：剛升上小學的廣場柱子上，家長接送區的牆壁上；甚至，梁老猴的補習班玻璃門上，在我第一天走進去之前，也貼著一張他的相片。

他為三峽帶來一陣罕見轟動。

那段時間，三峽人大概很難忘記那張母親哭皺的臉面，以及被新聞節目一而再、再而三播映的場景重建：一平凡假日下午，她帶兒子出門逛逛。沿拱橋走到街市，她還想著買幾顆蘋果，買隻全雞回家，好準備接下來的中元普渡。對了，不知道兒子想吃煙燻呢？還是白斬？正當她這樣想，轉身，卻見應該要是兒子的地方，彷彿空間魔術，摺進再摺進，空空什麼也沒有。

不過一下。真的，她只有放手一下下而已。

至於後來，大概也就是一個相同的平凡的下午，那些原本貼在所有地方的失蹤啟示，不知何故，全被悄悄撤除了。

我參加了人生中第一場葬禮。

那場葬禮辦得怎樣我沒有印象了。

我只記得，後來，我媽和我阿姨打電話，話至中途，她皺了皺眉，說道：「哎，還是不要去『滿月圓』吧。總覺得哪裡怪怪。雖然說離這麼遠，但還是同一條河嘛。」她小小聲說，「說是在橋上，撿玩具……」

我當時想，其實吧，暑假也要結束了，說這個幹嘛。

§

我大概沒想到自己可以說出一個完整故事。講完時，我被自己震驚住了。我盯著林的眼睛，在那個小小的黑色的反射弧面裡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倒影。

林深吸一口氣，放下手中的紙張，然後吐氣。

我想，這個故事還不錯。

林始終跟著我，我與他維持著剛好的距離。我既沒有說到一半把他落下，也沒有突然給他一記重拳，將他摔倒在地。因此，按照 **YouTuber** 梁老師在影片中所謂的「客觀標準」，這故事應該勉強及格——至少，要比林的好。

這麼說，我為了林，誠懇地把故事說完了。

而我之所以能這麼做，其實，是因為從頭到尾，我靜靜旁觀。

無論是溺死的朋友，或者林，我的位置不變。

一個人真的可以誠懇，但同時行狡猾之事。

我必須非常、非常努力抑制自己說謊，說，是的，當時我就這樣想了。

事實是，我當下並沒清楚意識，我之所以能夠流暢地說，正因繼承了梁老師的珍貴饋贈。我——這一在她年復一年流水線指導下，少數獲得精確要領的聰明孩子，難以克制地，浸泡在他為自己創造的啟蒙故事裡，以至於說出這樣的話：「嗯，應該這樣才對。」

我說話並不大聲，但我感到，周圍的空氣都因為這個句子輕輕震動著。

「我應該，」林擠出一個微笑，說：「沒辦法像你一樣。」

他說的是說故事，還是記數字？

在他看來，這兩件事是一樣的；對我來說，後者純屬虛構。

說來有點扯，但這個簡單的比較，讓我產生了一個大膽而合理的猜測——有沒有一種可能，他才是那個可以把圓周率後兩千位記住的天才兒童？

接著，這個猜測創造出了一個原先不存在的選擇：我是否要告訴林，站在他面前的只是一樁精心設計好的騙局，我其實，根本背不了那些排序毫無道理的數字？

「喂。」我喊了林。

「幹嘛啦。」

「注意看喔。」我說，「我只做一次。」

我坐下。

我把林手上的紙接了過來。

我從書包拿出眼鏡盒。

我把眼鏡盒打開，把眼鏡戴上。

我把視線對準紙面上的數字，閱讀它們——一行一行，由左至右，從上到下。

我遲遲沒有抬頭，直到林沉默地背上背包，爬起來，離開。

樓梯傳來下降與上升交錯的腳步聲。

梁老猴上來二樓，她說：「你沒有說出去吧。」

我搖搖頭。

我想，這就是那年夏天發生的所有事了。

關於這段往事，可以多補充一些。

總而言之，後來颱風並未如天氣預報所說越穿島嶼，但打了個擦邊球，反而帶來極大量的雨水。這場雨對北部地區造成難以復原的傷害，留下各種突破紀錄的數字。因此，十分巧合地，梁老猴的暑期班開到半路，停課了，而且再也沒有復課。

這畢竟是後來的事。

說到底，今天這種日子，我不是主角，林也不是。

主角是個姓陳的，而姓陳的已經死了。

我和林相隔一個走道，我們之間夾著陳大學畢業時拍攝的照片。

陳的朋友正在照片底下，真誠分享發生在他與陳二人之間，頗為可愛的相處細節。儘管是個有點殘忍的玩笑話，但這畫面似乎讓人願意去相信，陳死在一個剛剛好的年紀。他的生命，如此被以一種恰到好處的方式記錄下來。我深受這些故事觸動，好像真的存在某個魔幻的瞬間，整個世界就這樣就和解了。

也許可以在結束時走過去說些什麼，我想。

不過，當我這麼想的時候，又立即感覺一陣陰冷，使我對這個念頭感到難以言明的羞愧。